

參加東京忠恕道院

二週年慶感言

鄭茹方

首先，很感謝能有執筆的機會，我十分珍惜。能夠參與這次東京忠恕道院慶祝活動，實是無心之柳，當初單純的一趟旅行，卻寓教於樂地體現「道」的意涵，以下是此行心情，和大家分享。

究竟什麼是「道」？求道的迫切性恰反映道的重要性。子曰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」朱熹注曰：「盡己之謂忠，推己之謂恕。」並引程子曰：「忠者，天道；恕者，人道。忠者，無妄；恕者，所以行乎忠也；忠者，體；恕者，用；大本，達道也。」從朱注看，所謂忠恕（盡己、推己）正是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

達人，就是孔子學說的中心思想——「仁」，故曾子以忠恕釋孔子之道，恰得其旨。又從程子說，孔子之道應含天道與人道，一是體，一是用；一為抽象，一為具體；一是人之為人的內在本質，一是修養的外在行為。內在本質因外在行為而得彰顯，外在行為靠內在本質來支撐，方顯意義。如此，內外相符，文質彬彬，天人相接就是「一以貫之」。子貢說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生而知之的天道太過抽象，記載孔子語錄的論語，多以「偏」的觀點（慈、孝、弟、信、敬）來顯現「全」（仁），而以「人道」（做人做

事的準則）來勉勵眾人。所以我們常常經由德來契合條理的天道，簡單說，求道是「依仁心行正常的待人接物的模式」。

說求道的迫切性、道的重要性，都在強調回歸人之為人的德性價值。非道遠人，人自遠爾。孔子說：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朱注曰：「仁者，心之德，德者，天賦也。欲立則立，為仁由己。」所謂天賦者，得之於天者也，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。思之則存，捨之則亡，全在一念之間，戰國聖王不作，孟子疾呼「求其放心」——求回放失的本心，自許為孔子之徒，欲「正人心，息邪說，距詖行，放淫辭」，而全體道親亦在為同樣的目標做努力，並把珍貴的學說主張，重譯到世界各地，讓世人體認道的寶貴的機會，過程雖然辛苦，但「含淚播種者，必歡喜收割」，祝福海外拓荒者，一切順利。